



湖北省学术著作

Hubei Special Funds for Academic Publications 出版专项资金

中国学术档案大系

主编 陈文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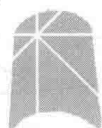
元白研究学术档案

陈才智 编著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

湖北省学术著作

Hubei Special Funds for Academic Publications 出版专项资金

中国学术档案大系

主编 陈文新

元白研究学术档案

陈才智 编著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元白研究学术档案/陈才智编著. —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18. 8

中国学术档案大系/陈文新主编

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

ISBN 978-7-307-15399-8

I. 元… II. 陈… III. ①元稹(779 ~ 831)—唐诗—诗歌研究
②白居易(772 ~ 846)—唐诗—诗歌研究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50319 号

责任编辑:李 琼

责任校对:李孟潇

版式设计:马 佳

出版发行: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 cbs22@whu.edu.cn 网址: www.wdp.com.cn)

印刷: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20 × 1000 1/16 印张:49.5 字数:737 千字 插页:1

版次: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15399-8 定价:9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不得翻印; 凡购我社的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前 言

白居易是妇孺皆知、有世界影响的唐代大诗人，其好友元稹也是当时“海内声华并在身”的大才子。二人诗风以平易流畅著称，开创了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，即学界相沿而称的“元白诗派”。拙著《元白诗派研究》曾从流派角度探讨元白文学集团及其诗歌创作，在回答“元白诗派”何以可称为诗派的基础上，探讨元白诗派的组成人员、形成过程、文学特征和发展状况。本书则旨在为 20 世纪以来的元白研究建立学术档案。

溯其源，“元、白齐名，有自来矣”^①，在元白二人在世时，就已众所周知，广泛流传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元白并称与初盛唐王孟、高岑、李杜之并称不同，在中唐诗歌发展的背景之下，元白并称和韩孟并称一样，已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并称，更多地带有与诗歌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相似的性质。在中国诗歌史上，中唐诗坛存在着四个特点，一是求新，二是求变，三是呈现着多元化的趋势，四是在多元化趋势中，并存着流派化的倾向。就元白而言，正如南宋严羽所云：“微之、乐天，其体一也。”^②

追溯“元白体”一称的起源，当始于北宋田锡(940—1003)《览韩偓郑谷诗因呈太素》一诗，诗中将“元白体”的特点归纳为“顺熟”：“风骚复古少知音，本色诗人百种心。顺熟合依元白体，清新堪拟郑

① (宋)葛立方：《韵语阳秋》卷三(《历代诗话》下册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，第 502 页)。参见(明)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卷二十七“谈丛四”所举“唐人一时齐名者”(周本淳校点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，第 288 页)。

② (宋)严羽《沧浪诗话·诗体》“元白体”原注，见郭绍虞：《沧浪诗话校释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年版，第 59 页。

韩吟。搜来健比孤生竹，得处精于百炼金。唯我与君相唱和，天机自见不劳寻。”^①在此前后，释智圆（976—1022）《读白乐天集》也曾云：“李杜之为诗，句亦模山水。钱郎之为诗，旨类图神鬼。讽刺义不明，风雅犹不委。於铄白乐天，屈起冠唐贤。下视十九章，上踵三百篇。句句归劝诫，首首成规箴。謇谔贺雨诗，激切秦中吟。乐府五十章，谏诤何幽深。美哉诗人作，展矣君子心。岂顾铄金口，志遏乱雅音。齷齪无识徒，鄙之元白体。良玉为砢砢，人参呼茅苴。须知百世下，自有知音者。所以长庆集，于今满朝野。”^②这一用例中的“元白体”，表达的是齷齪拘谨、谨小慎微的无识之徒对元白诗歌的轻视指称。归纳此后至清代诸家之评说，“元白体”包含外延一大一小两个层次：大者近乎泛称，概指元白诗之体；小者相对明确，专指具有某种特色的元白诗，这一特色可以是形式上的“舛杂”，可以是内容上的“浮靡艳丽”，还可以是风格上的浅切顺熟。^③

除“元白体”之外，古人对元白并称的诗歌创作倾向，也有类似流派角度的评析，如明代杨慎（1488—1559）《升庵诗话》曾云：“‘闻说边城苦，如今到始知。好将筵上曲，唱与陇头儿。’此薛涛在高骈宴上闻边报乐府也。有讽谕而不露，得诗人之妙。使李白见之，亦当叩首。元白流纷纷停笔，不亦宜乎？”^④胡应麟（1551—1602）《诗薮》也曾谓：“至元、白长篇，张、王乐府，下逮卢、李，流派日卑，道术弥裂矣。”^⑤清代还

①（宋）田锡：《咸平集》卷十五，《全宋诗》第1册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457页。

②（宋）释智圆：《闲居编》卷四十八，《全宋诗》第3册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1559页。

③ 详见拙作《元白体名义辨析》，《天中学刊》2002年第1期。

④（明）杨慎：《升庵诗话》卷十四“薛涛诗”一则，见《历代诗话续编》中册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913~914页，参见杨文生：《杨慎诗话校笺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242页。

⑤（明）胡应麟：《诗薮》内编卷三“古体·下·七言”（王国安校补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，第49页）。卢、李指卢拱、李绅，白居易《与元九书》谓，元稹欲取二人还往诗之尤长者编次之，如张籍古乐府、李绅新歌行、卢拱、杨巨源律诗、窦巩、元宗简绝句（《白居易集笺校》第5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2796页）。

有所谓“白之流派”^①、“香山诗派”^②，赵翼《瓠北诗话》卷四《白香山诗》亦云：“古来诗未有以‘格’称者，大历以后始有。‘齐梁格’、‘元和格’，则以诗之宗派而言。”^③不过偏于感悟，只出结论，并无论证。降及民国，古典诗歌研究方法开始新旧递嬗，新一辈学人由古贤的评点诗话诗选等传统著述形式，慢慢向现代西方的论文体式转变，许多论文将元白并论时，开始给予论证和分析。^④

总结百年来的元白研究，前已有谢佩芬《近四十年来台湾地区白居易研究概况》^⑤、蹇长春《八十年来中国白居易研究述略》^⑥、吴在庆《近10年元稹研究述评》^⑦、谢思炜及郭勉愈《近年来中国白居易研究概况》^⑧、尚永亮《元稹百年研究综述》和《白居易百年研究述论》^⑨、王永波《当

①（清）潘德舆《养一斋诗话》卷一：“近人好看白诗，乃学其率易之至者。试随意举其五律，如‘寻泉上山远，看笋出林迟’，‘松湾随棹月，桃浦落船花’，‘雨埋钓舟小，风飏酒旗斜’，‘早梅迎夏结，残絮送春飞’，‘佛寺乘船入，人家枕水居’，‘江暗管弦急，楼明灯火高’，‘近海江弥阔，迎秋夜更长’，‘褰帘待月出，把火看潮来’，‘暝色投烟鸟，秋声带雨荷’，‘山明虹半出，松暗鹤双归’。此例一二十句，皆灵机内运，锻炼自然，何等慎重落笔！专以率易为白之流派者，试参之。”

②（清）袁寿龄《白乐天》十首之八：“一生劲敌惟元相，齿长七年名却低。毕竟千秋有定论，香山诗派放翁齐。”（《万首论诗绝句》第2册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682页）又，（清）陈书（1838—1905）《效少陵戏为六绝句元韵》之三：“乐天体物精千炼，下况卢仝仝命骚。可怪谰言宗灶妪，肯容流派溷吾曹。”

③（清）赵翼：《瓠北诗话》卷四，霍松林、胡主佑校点本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，第41页。

④ 例如胡适之《元稹白居易的文学主张》（《新月》1928年4月10日）、刘真《元白诗中的唐代社会》（《学风》1933年第1、2期）、玄修《说元白》（《同声》1942年第4期）等。

⑤ 《中国唐代学会会刊》第3期（1992年10月），罗联添校阅，被译为日文，收入《白居易研究讲座》第五卷（勉诚社1994年版）。

⑥ 《西北师范大学学报》1993年第3期。

⑦ 收入《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2年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，后改题为《元稹若干问题研究概述》，《北方论丛》1993年第3期，第62~66页。

⑧ 日本《白居易研究年报》创刊号（2000年），第127~141页。

⑨ 前文原载《学术交流》2004年第4期；后文原载《中州学刊》2006年第3期，又收入《白居易诗歌国际研讨会论文集》（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）；《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》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）。

代元稹白居易研究著作叙录》^①。可以参考的论著，除《唐代文学研究年鉴》、《中国文学年鉴》每年的相关综述之外，还有(1)朱易安《唐诗学史论稿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)；(2)张忠纲、吴怀东、赵睿才等《中国新时期唐诗研究述评》(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)；(3)杜晓勤《隋唐五代文学研究》(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)；(4)陈友冰《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：1949—2000》(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中国文哲研究所，2001年)；(5)蒋寅撰《二十世纪唐代文学研究概述》，收入胡戟、张弓、李斌城、葛承雍主编《二十世纪唐研究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)第四章“文学”；(6)陈伯海主编《唐诗学史稿》(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)；(7)羊列荣《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·诗歌卷》第十一章(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)，等等。^②

下文将在此基础之上，重点就前人未备之处加以论述。20世纪初，最早发表在期刊上与元白有关者，多是一些仿用元白诗体诗韵的诗歌，也有像署名天虚我生《戏拟检察厅公诉白居易文》^③这样的滑稽文，还有像江纫兰《斥白居易立言之谬》^④这样驳斥《长恨歌》“不重生男重生女”者，虽可称妇女解放之先驱，然只是政论性札记，并非真正的研究论文；唯一可以称道的是，因为发表在《妇女时报》上，它开启了现代白居易研究在题材上的一个别致的类别，即白居易的妇女文学和妇女观问题研究，引发了此后胡寄尘的札记《白居易之妇女观》和徐景贤《白

① 《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05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。其中《50年白居易研究著作述评》，又载《周口师范学院学报》2005年第3期。

② 其他相关文献还有董乃斌、赵昌平、陈尚君《史料·视角·方法：关于二十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对话》(《文学遗产》1998年第4期)；朱易安《略论唐诗学发展史的体系建构》(《文学评论》1998年第5期)；陈尚君《唐代文学文献研究的回顾与展望》(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》1999年第1期)；胡明《关于唐诗——兼谈近百年来的唐诗研究》[《文学评论》1999年第2期；《中国古代、近代文学研究(人大复印报刊资料)》1999年第7期]；陶文鹏《20世纪前半叶的唐诗研究》(《湖北大学学报》1999年第5期)；又收入其《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》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170~191页)；贾三强、阎琦、房日晰等《气象万千——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唐代文学研究一瞥》；蒋寅《20世纪后期唐代文学研究述评》(《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》2001年第4期)；陈伯海《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概观》(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》2002年第1期)；杜晓勤《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历程回顾》(《北京大学学报》2002年第1期)。

③ 《游戏杂志》1914年第3期，第16~17页。

④ 《妇女时报》1912年第8期，第16~17页。

乐天的妇女文学：从白乐天谈到唐代妇女问题》、李蕴华《白乐天的妇女文学》、彭兆良《白乐天诗中反映的妇女思想》、秦桂祥《白香山诗中关于非战思想及妇女问题之探讨》、齐公远《白居易的妇女观》等文章。值得一提的是，1917年2月1日，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第2卷第6号发表《文学革命论》，将“革命”引进文学，否定桐城谬种、选学妖孽，对中国文学史重要流派、作家进行评判，其中提到元白，称元白应运而生，是南北朝贵族古典文学向宋元国民通俗文学过渡的中枢。这可以视为后来胡适《白话文学史》对元白“高大上”定位的先声。

关于元白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研究性论文，以期刊而论，开风气之先的第一篇，是1921年署名“四郎”所发表的《白居易底“新乐府”》。^① 尽管发表在偏于文艺性质上的报刊《晨星》上^②，但已经明确置于“研究”一栏，以别于“叙述”、“诗歌”、“杂感”等其他栏目，应该说已经颇具现代论文的样貌。此前，梁启超1920年撰有《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》（《饮冰室文集》卷四十三，中华书局1936年版），认为白居易是“专描写社会实状”一派的代表。但并非专论白居易之文。四郎当即潘漠华（1902—1934），宣平（今浙江武义）人，诗人，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，后被捕牺牲。著有《漠华的诗》等。^③ 该文篇幅不长，首先点出白

① 《晨星》创刊号，1921年11月25日。

② 《晨星》由宣平旅杭学会编辑，通讯处：浙一师校潘详。潘详是四郎（潘漠华，学名潘训）的二哥。

③ 据周家珍编著《20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》（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），原名潘恺尧，学名潘训，化名潘模和，别名潘言川，笔名四郎、漠华、田言、老潘、尧、华天、企、企明、许华天、何炳奇、言川、言训、若迦（与别人合集署名）、季、季训、季民、季明、炳奇、洵、悔也、模和、潘四、潘洵等。据浙江省人物志编纂委员会编、魏桥主编《浙江省人物志》（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804~805页），潘漠华小学毕业考入县师范讲习所，在小学任教后复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，与柔石、魏金枝、冯雪峰等参加朱自清、叶圣陶指导的青年文学团体晨光社。后又与冯雪峰、应修人、汪静之结成湖畔诗社，先后出版《湖畔》《春的歌集》，两书收入其新诗68首。又创作农村题材短篇小说，有9篇收入《雨点集》。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，1926年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同年南下参加北伐军。1927年7月，离开军队至杭州，在中共浙江省委工作。9月被捕，得老师许宝驹营救出狱，回宣平。次年赴上海。后赴开封、沧州、北平等地以教书为掩护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。1930年至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，并代表中国自由大同盟致词。1932年冬，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。1933年12月被捕，屡受酷刑而不屈，三次发动绝食斗争。1934年12月24日被折磨逝于狱中。1958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《应修人潘漠华选集》。

居易是中国屈指可数的真正的几位诗人之一，然后评述《新乐府》，重点分析《新丰折臂翁》《缚戎人》《卖炭翁》《红线毯》《上阳白发人》《李夫人》《井底引银瓶》这几首诗。结尾总结说，白居易用热烈的仁爱之心，对于人间所现出的罪恶（这些罪恶使人们受了痛苦），很微细地攒入他们每一个人的细胞里，用普通的辞句——既没有什么神秘的气味，也没有什么虚伪的态度——恳挚地写出他们的悲哀来。这是很恰切的评论。

两年后，1923年1月1日至23日，甘蛰仙撰写了《白香山的文艺》^①，于1923年2月12日至3月23日，连载于《晨报副刊》，分31次，平均每次至少一个版面，全部大约15万字，不仅篇幅大大增加，俨然一部专著的规制，学术性也更强了。甘蛰仙^②，又名甘大文（一说字蛰仙），大竹人（今属四川达州）。^③ 其《白香山的文艺》共计四

① 见《晨报副刊·第4册·1923年1—6月》（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新华书店内部发行，全15册）。

② 朱羲胄《林氏弟子表》云：“（甘蛰仙）少先生四十余岁。”（《民国丛书》第94册，上海书店1989年版）先生指林纾（1852—1924），甘蛰仙当生于1892年之前。参见刘中文：《甘蛰仙及其对陶学的贡献》，《九江学院学报》2014年第2期；《20世纪早期陶学名著——〈中国之托尔斯泰〉评议》，《中国韵文学刊》2014年第2期。

③ 甘蛰仙是民国学界的奇才，著有《庄子研究历程考略》《鲍明远的纯文艺》《人生观与知识论》《文学与人生》《最近四年中国思想界之倾向与今后革新之机运》等文。林纾《答甘大文书》充分肯定其古文造诣。据周作人《知堂回想录》，甘蛰仙本来在中国大学读书，因听了胡适的讲演，乃转到北京大学哲学系，成为胡适的嫡系弟子。章衣萍谈到整理国故，曾经将甘蛰仙与梁启超、胡适并提。（见章衣萍《春愁》，收入陈引驰编：《灵魂的伤痕》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，第16页）1922年至1924年，他同梁启超、胡适、李大钊等，以《晨报副刊》为主要平台，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。代表作有《江文通的文艺》《周秦女子文学思潮》《章实斋的文学概论》《郑渔仲之史学》《董仲舒之名学》《戴东原之名学史观》《宋明哲学家的人格活动》《冯少墟之哲学》《唯美的人格主义》《康德在唯心论史上之地位》等。其学术研究视阈宽阔，融会中西、贯通古今。《晨报副刊》1922年8月1日至11日（8日未刊）就曾连续刊载甘蛰仙的《中国之托尔斯泰》，共十二章，约33000字，从哲学、美学、诗学、宗教、史学、政治学、文化学、社会学等各个角度对陶渊明和托尔斯泰予以比较研究，篇幅宏大，堪称巨制，是现代陶渊明研究史上的重要论著，因连载时间较长，“读者看了都又头痛又佩服”（周作人《知堂回想录》）。参见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，荣孟源审校：《近代历史资料专刊·吴虞日记》上册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637页；李继华：《新版〈李大钊全集〉疏证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386~387页。

章，第一章“白香山在文艺史上的位置”，作者认为，白居易在他那个时代，是代表时代的文艺作家，白居易文艺的表现形式有两个特点，一是诗体的活用，二是诗句语料的通俗。第二章“对于白氏文艺见解的批评”，一方面介绍白香山诗文中有关文艺上的见解，另一方面面对这些见解给予批评。第三章“对于白氏文艺作品的考证”，首先从纵的角度，考察白香山的人生经历，然后从横的角度，即他与元稹等同代诗友的交往唱和，加以评述。同时结合政治、社会、家庭、地理等因素，探讨形成白香山文艺作品风格的原因。第四章“对于白氏文艺作品的赏会”，分为九个小节，前八节是具体的析观，分别析观白香山描写社会、自然等各类诗歌作品，最后一节“人生观念的根本回照”为综观，其中总结说，从艺术独立派和耽美派文学的角度看，白香山的文艺被评价得稍低，但在人生派文学中，白香山确为有唐之绝代英物。以上这些评论，可以与后来胡适的《元稹白居易的文学主张》相互参看，很有可能受到其老师胡适的影响。该文在发表的第二年，即与梁启超的《情圣杜甫》并列，成为中学语文诗歌评论教学的参考讲义。^① 其影响可见一斑。

1926年1月，余贤勋发表在《金陵光》杂志第15卷第1期的《白香山诗研究》，也是值得推介的论文。文中指出，香山诗可谓今日白话诗之鼻祖，盖其诗在各家中最称浅易，且其取材于社会现实，故益觉动人。此后，诏年《诗人白居易的两个特征》论述白居易诗的两个特征，一是纯自然的描写，二是社会问题的取材。陶愚川《诗人白居易析论》分析并评论白居易的性格和思想，云：“白居易不是一个普通的诗人，他有伟大的抱负和热烈的心肠。他做诗的目的是很纯正的，他要在诗中充分地暴露出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。”指出，“惟有人们所不爱的讽谕诗，却正是他的‘诗的灵魂’。”作者希望有人出来像白居易一样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诗坛上的那些“吟风月”之诗进行总攻击。近代《琵琶行》研究的第一篇专文，是1931年戴仁文在《澄衷半年刊》发表的《读白居易〈琵琶行〉》，它从“苍茫万古的事实”

^① 见廖世承等编：《施行新学制后之东大附中》，中华书局1924年版，第106页。

和“作者如神的文笔”两个方面谈论读白居易《琵琶行》的感想和心得，对《琵琶行》处理景、情、声的高超艺术大加赞叹。张正夫《读了白居易的〈新丰折臂翁〉〈杜陵叟〉以后》、吴绍泰《读白居易〈新丰折臂翁〉诗》、王槐林《读〈长恨歌〉后》等，也是读后感性质的文章，评论多于分析，今天看来影响都不是很大。

影响较大的元白研究，应始于胡适。1927年，胡适在北京文化学社出版《国语文学史》，称“白居易是有意做白话诗的”，“是一个平民诗人”。^①更为系统的论述是《元稹白居易的文学主张》，初刊载于《新月》第1卷第2期（1928年4月10日），后收入其《白话文学史》，成为第十六章的内容。后人的研究，对胡适的观点或有所参考，或有所深入，或有所扩展。胡适在开创新一代中国文学史写作风格的同时，也开创了元白研究的新思路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，胡适是较早借鉴现代西方文艺思想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，也是最早将元白这一派诗人的创作称为“文学革新运动”的。后来众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所谓“新乐府运动”的名称，乃是直接地受到了胡适的影响。

20世纪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，岑仲勉、陈寅恪两位学者的卓越成果，代表了元白实证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准。1947年，岑仲勉发表《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》等七篇有关白居易文集的考证文章，共18万多字，对白集流传的版本、白居易诗文的真伪进行了详细、精博、系统的研究和考证，解决了白居易研究在文本方面的不少关键性问题。而陈寅恪的《元白诗笺证稿》，因为论及具体作品，所以在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更大更广更深。该著结合中唐时代的社会政治、科举制度、佛道文化、生活习俗、民间歌谣和古文运动等各种因素，来研究元白的诗歌创作，将元白对照并举，逐一加以详细的考

① 《国语文学史》原是胡适1921—1922年在教育部主办的第三、四届国语讲习所和南开大学讲课时所编的讲义，1927年由北京文化学社正式出版。此处引文见《胡适学术文集·中国文学史》上册，中华书局1998年版，第43页。此前，梁启超1920年撰有《晚清大家诗钞题辞》，认为白香山与杜工部是中国旧诗“专描写社会实状”一派的代表（另一派是陶渊明、王摩诘、李太白、孟襄阳等，专玩味天然之美）。见《饮冰室文集》卷四十三，中华书局1936年版。

释、分析、笺证，发覆其典故本事、写作背景，在字词语句背后寻绎其文化内涵；先考并世材料之异，复合古今情意之同；对元白作品与事实不符之处多有辨正。尽管在个别细节、个别结论上，或有时而可商，或后出乃转精，但其用思之绵密、学识之博深、见解之独到，却堪称超拔，罕有其匹；而且无论在“诗史互证”的文化分析方法上，还是在“比较分析”的发覆与论证上，其思路都具有典范意义，沾溉至今。

除实证研究外，学界在元白研究的文学评论方面亦颇有进益，尽管它们大多并非元白研究专论之著。例如闻一多在《贾岛》一文开篇中，论及元和、长庆间诗坛动态中三个较有力的新趋势：韩孟、姚贾之外，“那边元稹、张籍、王建等，在白居易的改良社会的大纛下，用律动的乐府调子，对社会泣诉着他们那各阶层中病态的小悲剧”。文章还说，“白居易等为讲故事而做乐府”；白居易是带着“那样悲伤”的眼光在观察时代。^① 这些出自诗人的对诗的评价，自然别有会心。

1948年，钱锺书的《谈艺录》出版。其中论及元稹、白居易的笔墨很多，剖析精当而富有启迪。像第五十则，论述元白一派之形成：

韩之于孟，欧之于梅，工同曲异……白傅、元相，风格相近，而才力相悬，白之尊元，与斯异例。《诚斋集》卷十《读元白长庆二集》诗曰：“读过元诗与白诗，一生少傅重微之。再三不晓渠何意，半是交情半是私。”盖文人苦独唱之岑寂，乐同声之应和，以资标榜而得陪衬，故中材下驷，亦许其齐名忝窃。白傅重微之，适所以自增重耳。黄公（贺裳）谓“诗文之累，不由于谤而由于谀”，其理深长可思。余则欲更进一解曰：诗文之累学者，不由于其劣处，而由于其佳处。《管子·枢言》篇尝谓“人之自失也，以其所长者也”，最是妙语。盖在己则窃惠擅场，遂为之不厌，由自负而至于自袭，乃成印板文字；其在于人，佳则动

^① 闻一多：《贾岛》，载《中央日报·文艺》第18期。除此之外，郑临川述评《闻一多论古典文学》（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）第122~123、156页亦涉及对白居易的评价。

心，动则仿造，仿造则立宗派，宗派则有窠臼，窠臼则变滥恶，是则不似，似即不是，以彼神奇，成兹臭腐，尊之适以贱之，祖之翻以祧之，为之转以败之。

第五十九则，批评白诗才情之外的弊病：

香山才情，照映古今，然词查意尽，调俗气靡，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，有间未达。其写怀学渊明之闲适，则一高玄（按香山《题浔阳楼》称渊明日：“文思高玄。”），一琐直，形而见绌矣。其写实比少陵之真质，则一沉挚，一铺张，况而自下矣。故余尝谓：香山作诗，欲使老姬都解，而每似老姬作诗，欲使香山都解；盖使老姬解，必语意浅易，而老姬使解，必词气烦絮。浅易可也，烦絮不可也。（按《复堂日记补录》光绪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云：“阅乐天诗，老姬解，我不解”；则语尤峻矣。）西人好之，当是乐其浅近易解，凡近易译，足以自便耳。

第二十五则，分析张籍与韩、白两派之离合：

张文昌《祭退之》诗云“公文为时帅，我亦微有声；而后之学者，或号为韩张”，是退之与文昌亦齐名矣。然张之才力，去韩远甚，东坡《韩庙碑》曰“汗流籍湜走且僵”，千古不易之论。其风格亦与韩殊勿类，集中且共元白唱酬为多。惟《城南》五古似韩公雅整之作，《祭退之》长篇尤一变平日轻清之体，朴硬近韩面目，押韵亦略师韩公《此日足可惜》。其诗自以乐府为冠，世拟之白乐天、王建，则似未当。文昌含蓄婉挚，长于感慨，兴之意为多；而白、王轻快本色，写实叙事，体则近乎赋也。近体唯七绝尚可节取，七律甚似香山。按其多与元白此喁彼于，盖虽出韩之门墙，实近白之坛坫。^①

^① 分别见钱锺书《谈艺录》补订本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，第171、195、93~94页。

在近现代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新旧递嬗中，文学史著作这样崭新的形式也多有关于元白的研究成果。例如郑宾于《中国文学流变史》、曾毅《中国文学史》、胡云翼《中国文学史》、顾实《中国文学史纲》、赵景深《中国文学小史》、郑振铎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、刘大杰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、林庚《中国文学史》、陈钟凡《中国韵文通论》、李维《诗史》、胡朴安和胡怀琛《唐代文学》、陆侃如和冯沅君《中国诗史》、费有容《唐诗研究》、胡云翼《唐诗研究》、吴经熊《唐诗四季》、苏雪林《唐诗概论》、杨启高《唐代诗学》、陈子展《唐代文学史》等，不少是与专题研究结合在一起，其中论及元稹、白居易，多能各有所得，并非像“文革”以后许多陈陈相因、教材性质的文学史著那样乏善可陈。如曾毅《中国文学史》说，白诗尚坦夷，言人所欲言，能沁人心脾，耐人吟讽，如水之荡荡，或伤于平浅，然其抗垒前贤，特开生面，于文学上皆可大书特书。顾实《中国文学史纲》指出：“盖当时之诗，竞拟魏汉，甚者至肖诗之雅颂，强自鸣高而自炫学博。白居易独以入耳为主宰，显为一种反动。洵具有慧眼卓见也。今观《长恨歌》《琵琶行》，皆无注脚即可明白。宜乎彼诗在当时大行于世，上自王公，下至野老村姬，莫不玩诵之。故白居易者，纯粹平民诗人也。”赵景深《中国文学小史》亦云：“因为他反对艺术的艺术，所以他用白话做诗，因为他主张人生的艺术，所以有许多诗为社会鸣不平。”

1949年以前，在白居易集的文本整理方面，诗文全集有《四部丛刊》初编中所收《白氏长庆集》，系日本元和四年(1618)那波道圆翻刻朝鲜刻本《白氏文集》之影印本，《万有文库·国学基本丛书》中所收《白香山集》，乃《四部丛刊》本《白氏长庆集》之铅印本；诗歌全集有《四部备要》中所收《白香山诗集》，乃清汪立名(西亭)编订《白香山诗集》之排印本。诗歌选集有沈伯经选注的《音注白乐天诗》、傅东华选注的《白居易诗》、高剑华选注的《白居易诗选》、杜芝泉标点的《(新式标点)白香山诗后集》、中华书局据沈德潜(归愚)选本音注的《白乐天·柳柳州·韦苏州诗》和王学正编选的《白居易诗选》。

生平事迹研究方面，有周庆熙《白乐天评传及其年表》、郭虚中《白居易评传》、戴传安《白发诗人白乐天》、施学习(鸠堂)《白香山

关系年谱》。周庆熙的《白乐天评传及其年表》是20世纪最早的白居易评传，但此文对白居易一生行事、思想和诗文创作的评述还显得粗浅，文后所附年表极为简略，对乐天生平事迹亦无甚发明。稍后出版的郭虚中《白居易评传》，是作者用不到四个月时间写就的一部介绍性质的小册子，也比较简略，只有87页。除“导言”外，分为“白居易的一家”、“白居易的生平”、“白居易的思想及人物性格”、“白居易的作品”四个部分。尽管作者自己也感到“浅薄”、“浅陋”，但毕竟是近代以来第一部略具框架的白居易评传。

20世纪50年代以后，白居易在中国被推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，成为与李白、杜甫齐名的，唐代最为著名的三大诗人之一，真正应验了白氏“身后文章合有名”的预言，白居易研究也随之一度形成热潮。

在白居易集的文本方面，有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据宋绍兴刊本影印的《白氏长庆集》，附敦煌卷子本白氏诗集残一卷（用北京图书馆所摄唐钞本影印），书末据日本翻宋本（当即那波道圆本）补了不少阙字；中华书局1958年据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武进费念慈（1855—1905）影刻宋本《新雕校正大字白氏讽谏》影印的《白氏讽谏》。整理本先后有顾学颉（1913—1999）校点的《白居易集》、朱金城（1921—2011）的《白居易集笺校》、喻岳衡点校的《古典名著普及文库·白居易集》、刘明杰点校的《白居易全集》、丁如明和聂世英校点的《白居易全集》及《增订注释全唐诗》中的白居易诗。其中，顾学颉校点的《白居易集》，以宋绍兴刻七十一卷本《白氏长庆集》为底本，参校宋、明、清的一些主要刊本，改正了原本明显的错误和脱漏，并将前人已经拾补的连同新发现的佚诗佚文编为外集两卷。虽远非各本之汇校汇勘，却是1949年以后第一个经过整理的白居易全集，给当时的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。而朱金城1955年开始撰写的《白居易集笺校》，以明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）马元调刊本《白氏长庆集》为底本，参校宋绍兴本、日本那波道圆本、清汪立名一隅草堂本等各种白集刊本11种，及唐、宋两代重要总集和选本7种，罗列异同，近乎集校，同时尽力吸收已有的学术成果，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。笺证部分以笺释人名为主，兼及历史事件、人物交游、地理名物、典章制度、

词语典故；在广泛吸收陈寅恪、岑仲勉等前辈学者相关成果的基础上，努力发掘新材料，纠正了不少前人和时人的失误。总之，《白居易集笺校》在笺证和校勘两方面均有丰硕的成果，堪称 20 世纪白集整理的集大成之作。

谢思炜《白居易诗集校注》和《白居易文集校注》以 1955 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绍兴刻本《白氏长庆集》七十一卷（简称绍兴本）为底本，是白居易集的全新整理本，广泛吸收海内外研究成果，以国内近 20 种珍、善本及日本 16 种珍稀刻、写本参校，同时对照以相关总集，是国内迄今文字校勘上参照最为广泛、权威的校本。于史实、典事、语源、词义均有揭橥，对理解、研究白诗白文及相关语言现象很有帮助。对作品所涉及的各种问题，诸如地理、人事、制度朝章、官职服饰、农桑商贸、日用百工、房舍建筑、四时习俗、婚丧礼仪、歌舞伎艺乃至象戏博弈之类，都通过钩稽史料，提供尽可能翔实的说明，或对前人考释成果有所补充修正。无论文字校订，还是文本注释，皆后来居上。

诗文选集方面，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三部各有特色的白诗选集先后问世。其中苏仲翔《元白诗选》是较早的一部，比较简略。霍松林《白居易诗选译》的特色主要在白居易诗的今译上，作者选择白诗 100 多篇，用现代汉语做了诗体翻译。其中不少篇什能保持原作的诗意，重视文词的藻饰，在古诗今译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。列入《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》的顾肇仓和周汝昌的《白居易诗选》则在注释和编年上都做了不少扎实的工作，学术性较强，书后还附有《白居易年谱》（简编），是当时影响较大的选注本。

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，又陆续出版不少白居易诗文选注本，如王汝弼《白居易选集》、李希南和郭炳兴《白居易诗译释》、龚克昌和彭重光《白居易诗文选注》、梁鉴江《白居易诗选》、朱金城和朱易安《白居易诗集导读》、郑永晓《白居易诗歌赏析》、褚斌杰主编《白居易诗歌赏析集》、吴大奎和马秀娟《元稹白居易诗选译》、徐子宏《白居易诗精华》、王一娟和傅绍良《白居易元稹韩愈柳宗元诗歌精选 200 首》、邹言《白居易诗词：插图本》、时宜之《白居易诗歌精选》、施蓉和苏建科《白居易诗精选精注》、王培源等《中国诗苑英华·白居易

卷》、姚大勇等《唐名家诗选赏·白居易卷》、谢思炜《中国古代十大诗人精品全集·白居易卷》和《白居易诗选》、赵立和马连湘《白居易诗选注》、郭杰《元白诗传》、汪启明《唐宋名家选集·白居易诗选》、姜洪伟《中国古典文学精品屋·白居易》、张少康主编《古诗名家诵读本·白居易》、周勋初和严杰《白居易选集》、萧瑞峰和彭万隆《刘禹锡白居易作品选评》、孙安邦和孙蓓《中国家庭基本藏书·名家选集卷·白居易集》、孙明君《唐诗名家诵读·白居易诗》、陈才智《中国古典诗词精品赏读·白居易》、霍松林编选《历代名家精选集·白居易集》等。中国台湾地区则出版有许凯如《白居易诗选译》、李瑞腾《一曲琵琶说到今：白居易诗赏析》、陈香《白居易的新乐府》、张健《大唐诗魔白居易诗选》等。

年谱及生平事迹考证方面，有王拾遗《白居易生平事迹考略》和《白居易生活系年》、苏仲翔《元白简谱》、顾肇仓《白居易年谱（简编）》、朱金城《白居易年谱》、白书斋续谱和顾学颢编注《白居易家谱》，中国台湾地区则有罗联添《白香山年谱考辨》和《白乐天年谱》。其中，王拾遗《白居易生活系年》是问世较早的著作。该书以系年的形式考订了白居易生平、行事、思想、交游等各个方面的情况，每年白居易事迹下均列出论据若干，但因资料来源不广，故发明不多。书后附《白居易简要年表》，分“纪年”、“时事”、“出处”、“主要诗文”4个栏目，使人对白居易一生行事和诗文创作一目了然。朱金城《白居易年谱》是作者多年笺校白居易集积累的成果，征引广博，论证缜密，对白居易的生平事迹、作品系年、人事交游及相关史实进行考订，有不少自己的新见解，是目前公认最为完备翔实的白居易年谱。《白居易家谱》原名《乐天后裔白氏家谱》，是1980年7月在河南洛阳白家发现的，记载了从白居易到现代共五十余代的情况。谱中记载各代的婚配、子嗣、昭穆次序，井然不乱，为研究白居易的后裔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书中还编入顾学颢撰写的《白居易行实系年》。

传记方面，先后出版了王进珊《人民诗人白居易》、苏仲翔《白居易传论》、范宁《白居易》、万曼《白居易传》、王拾遗《白居易》和《白居易传》、张炯《白居易诗传》、褚斌杰《白居易评传》和《白居易》、陈友琴《白居易》、刘维崇《白居易评传》、邱燮友《白居易》、刘太栋